

北京俚曲
第一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532B

目 錄

第一輯

- 一 草船借箭……………一——九
- 二 八洞神仙賀壽……………十——十二
- 三 大鬧天宮……………十三——二四
- 四 單刀赴會……………二五——二九
- 五 劉伶醉仙……………四十——四七
- 六 太公賣麪……………四八——五三
- 七 長板坡……………五四——六二
- 八 高蘭香還魂……………六三——七六
- 九 奪酒店……………七七——一九

第二輯

- 一〇 姐兒送郎歌……………一一——二三
- 一一 小尼思凡……………二四——二七

- 一二 梳粧臺……………一二八——一三〇
 一三 王二姐……………一三一——一四四
 一四 女思男……………一四五——一五二
 一五 佳人送飯……………一五三——一六〇
 一六 黛玉悲秋……………一六一——一七四
 一七 寶玉探病……………一七五——一九〇
 一八 小尼姑下山……………一九一——一九六
 一九 男思女……………一九七——二〇四
 二〇 十里亭……………二〇五——二一六
 二一 漂姑娘……………二一七——二三一
 二二 打新春……………二三二——二四二
 二三 嘆情樓……………二四三——二四六
 二四 十二重愁……………二四七——二六二
- 第三輯
 二五 十女誇夫……………二六三——二七五

二六	在陳絕糧……………	二七六—二八〇
二七	王婆罵雞……………	二八一—三〇三
二八	小放牛……………	三〇四—三〇七
二九	小禿鬧洞房……………	三〇八—三一七
附錄	——『歌曲之辭語及調譜』	
	（錄自北京大學歌謠研	
	究會歌謠週刊第七十一	
	號）……………	三一九—三二三
附註	……………	三二五—四三〇

錄目曲徑京北

四

第 一 輯

一 草船借箭

言的是漢祚崎嶇，聖人去留，
爭名奪利幾時休？

漢高祖滅秦楚，龍爭虎鬥；
傳留到漢獻帝，三國分頭。

曹孟德占天時，稱爲魁首；

孫仲謀得地利，駕坐龍樓；

劉皇叔爲人和，舍命交友，

他並無存身地，四海交遊。

曹孟德兵百萬，敢爭敢鬥，

他就怕諸葛亮，巧計良謀。

東吳將小周郎，雖在年幼，

他仗着有數韜略，槍法純熟；

他着魯肅請諸葛進帳飲酒，

他想着——害孔明一命于休。

諸葛亮未動身，早已算就：

「我祇得將計就，借水行舟。」

他二人作對面，假好假厚，

各人懷揣着那無數冤仇！

小周郎勸先生，大杯飲酒，

口尊「先生聽我根由——

問先生，祇甚麼去平草寇？」

孔明說：「水戰去，全憑箭爲頭。」

周郎聞聽忙開口：

「你與本都心也投。」

奉我命督造箭，可願意否？

我要十萬狼牙大箭，須幾月後？」

孔明聞命假意來投，

滿口說：「你欠良謀：

曹操不久要動手，

恐怕耽擱兩國，性命憂！』

周郎說：『十日工夫不能勾。

孔明說：『三天你把箭來收。』

周郎說：『軍情不似休滿口。』

孔明說：『敢賭山人項上頭！

軍情狀紙當面留。』

周郎說：『一支令箭交你手，

本都我三天要把箭來收。』

孔明得命朝外走，

子敬吓的汗祇流——（吓音希啞，作驚駭解。）

尊『都督慢說三天箭湊，

十天半月白費心憂。』

周郎說：『子敬真忠厚。

本都已定下良計謀；

早知道，三天湊不穀，

預計斬他項上頭！

命你說各造箭手，

叫他們去逛出閒遊。」

子敬聞聽往外走，

一同孔明去代愁。

等一天不動手，兩天沒造箭，

子敬拉住孔明手：

『我問先生愁不愁？』

孔明說：『昨日大帳多貪酒，

酒後無德信口流；

大人想個計策將我救，

搭救山人項上頭？！』

子敬說：『誰叫你大帳多飲酒，

誰叫你信口誇大竟胡說？

並無計策將你救，
你也休怪我不說。

——再不然放你去逃走，
給你僱下小船舟……」

孔明說：『放我逃走怎能穀？
我要走了臉面丟！』

子敬說：『再不然許你正途路，
你把深江自去投。』

孔明說：『真心當我好朋友，
有宗大事向你投。』

子敬說：『沒有計策將你救，
你有甚麼說根由？』

孔明說：『我借你二百好水手，
再借你二十隻戰船舟；

戰船裝草，青布鋪上頭，

乾草御人船頭跼。

再要你一桌好美酒。

我倆來把江遊。」

子敬說：「你的心事吾猜透：
魂要休，鬼要風流！」

孔明吩咐水手撐船往前遊，

二位船倉來吃酒；

水手撐船往前走，

正走張眼留神看——

一見曹營內燈光，

水手往倉忙叩首；

口尊「先生聽根由——

戰船不可往前走，

正遇曹營打對頭。」

孔明聞聽精神抖，

走出倉來跼船頭：

「我山人要喝美酒，

擊鼓聲中把酒喝；

那個貪生往後退，

傳令定斬項上頭！」

祇聽的戰鼓大播人聲吼，

銅鑼響亮震九州。

子敬說：「誰跟誰好，誰待誰厚？

你把命送，要我共埋坟裏頭！」

孔明急退船倉來飲酒，

子敬懷愁眼淚流。

曹兵進帳忙稟報，

曹孟德他心計畫良謀：

吩咐五千弓箭手，

急忙忙箭射船頭。

二更射到三更後，
孔明吩咐回船走；
吩咐軍卒把箭收——
小卒報道箭數十萬多。

孔明向曹營忙拱手——
口尊『丞相聽根由：
你與孫權來爭鬥，
連累山人不自由；
昨日請我去吃酒，
要害山人一命休！
沒有計策將我救，
祇好來營借箭向丞相投。
這點小事你幫助，
到後來，容小道擔恩酬！』
傳報氣的曹操手撮手：

「牛鼻子老道把我羞！

暫且放他去逃走，

掃滅孫權再報仇。

牛鼻子拿到我的手，

削皮刨眼把筋抽！」

孔明開船回裏走，

雲收霧去水自流。

他二人船倉把酒飲，

這孔明拉住子敬手：

「先生此時還愁不愁？」

子敬說：「牛鼻子老道真少有！

你比神仙蓋世還出頭。」

二 八洞神仙賀壽

衆位押言請聽着，

聽我唱一段上壽歌。

福神祿神全來上壽，

八洞神仙列排着：

頭洞神仙呂春陽，

腰繫絲羅身穿黃；

柳樹精替他背着蒲團杖，

梧桐劍，七星寶，俱放豪光。

二洞神仙漢中离，

赤白長髯大肚臍；

手拿一把團翎扇，

鮮桃梨果擺桌席。

三洞神仙張國老，

騎驢路過趙州橋；
鬚鬢皆白如銀線，
漁鼓板，手拿着。
四洞神仙鐵拐李，
赤頭光腳身穿皂衣；
小小葫蘆空中起，
五蝠捧壽在雲裏。
五洞神仙曹國舅，
身穿八卦團龍袖；
囊中取出陰陽板，
腳立蓮花站雲頭。
六洞神仙藍彩和，
拍手打掌笑啊啊；
口中吹笛心裏樂，
來到堂前念壽歌。

七洞神仙本姓韓，
手內挽着五色花籃；
頭上梳着雙抓髻，
來在堂前慶壽筵。
八洞神仙賀仙姑，
頭上青絲不用梳；
蓮花笊籬隨身帶，
欠身一起海潮舞。

今日本是好日子，
後跟劉海灑金錢；
金錢不落無寶地，
——富貴榮華萬萬年。

三 大鬧天宮

言的是小小毛猴逞英毫，

花果山裏把兵操；

孫大聖花果山上稱王號，

招了許多的猴兒妖，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會，

許多的大仙吃醉了。

衆位大仙吃醉酒，

孫大聖一個跟頭上天曹。

打開玉皇的寶藏庫，

把那許多仙丹口內咬；

戴上玉皇爺的冲天冠，

穿上玉皇爺的袞龍袍；

扣上玉皇爺的衡廷玉，

好好的朝鞋也蹬壞了。

孫大聖盜了天宮寶，

一個跟頭下了天曹。

太白金星奏一本：

『花果山出了猴儿妖』

玉皇爺見本龍心惱，

吩咐那天兵天將下天曹——

二郎爺騎的登雲馬，

哪叱足登風火輪，手使槍一條；

四大天王前開着道，

一同着天兵天將下天曹。

二郎爺催開登雲馬，

花果山不遠來到了；

撒下天羅和地網，

——怕是逃走猴儿妖。

小猴妖洞中把事報，

孫大聖聞聽氣直了毛；

大聖手拿金箍棒，

出了洞門他仔細瞧。

二郎爺一見他連聲喊：

『膽大的毛猴你聽着！』

快快獻還無價寶，

如若不然你命難逃！』

孫大聖聞聽心好惱，

舉起金箍棒一條；

惡很很的他朝下打，

二郎爺手使三尖兩刃刀。

二人戰了百十多趟，

大聖武藝本來高。

一傍氣壞了哪叱三太子，

登開風火輪來戰猴妖。

火尖槍照準毛猴刺，

乾坤圈登起空中飄；

圈子落下不要緊，

打下了一堆猴儿毛！

二郎爺見是不取勝，

慌忙去揪馬上毛。

孫大聖也把猴毛抓一把，

扔在口內祇是個咬；

「撲的一」聲往外邊吐，

變了三百六十個猴儿妖。

二郎揪下馬毛往外扔，

變了三百六十大老鴟；

一個老鴟刁了一個，

把那猴儿全刁淨了！

大聖一見事儿不好，

搖身一轉又變了：

大聖變了一塊石頭在當道，

二郎爺變個石匠把他鑿。

大聖一見事儿不好，

搖身一轉又變了：

孫大聖變了棵大柳樹，

二郎爺又變木匠着斧砍。

孫大聖一見事儿不好，

搖身一轉他又變了：

孫大聖變了一河水，

二郎爺又變了一道橋。

孫大聖變了個鯉魚去赴水，

二郎變了個魚鶯把他刁。

大聖一見事儿不好，

抽身一轉又變了：

孫大聖變個小寡婦，

二郎變了個光棍把他瞧。

大聖一見事兒不好，

抽身一轉他又變了：

孫大聖變了一座廟，

二郎爺變了個影壁把他當着。

孫大聖變了小老道，

二郎爺變了個小伙把香燒。

大聖抽身就要走，

二郎爺後邊緊跟着。

孫大聖一見事不好，

搖身一轉他又變了：

孫大聖變個和尚把緣化，

手拿着木魚直是敲。

二郎爺一見事不好，

罵聲『膽大毛猴往那裏逃？』

二郎搖身又是一變，

變了個醉漢把他瞧。

孫大聖一見事兒不好，

回身一轉又變了：

孫大聖變個貧婆來討飯，

二郎爺端出一碗白麵條；

孫大聖肚中飢餓怪難受，

接過麪條在口內咬。

二郎爺一見哈哈笑：

『膽大的毛猴那裏逃？』

孫大聖一見事不好，

一轉身形就要逃；

二郎爺撒開噯天犬，

一口刁住猴儿妖。

天兵天將齊來到，
把他帶到凌霄殿。

玉皇一見龍心怒，

傳旨『南天門外把首級梟！』

將猴頭斬了一個又一個，
又一個大聖又把話說：

『今日爾等把我斬，

你們把老孫怎開消？』

太白金星又回奏：

『衆天兵斬不了猴儿妖。』

玉皇聞聽心不悅，

可巧老君他又來了；

『將猴頭放在我爐內，
煉丹爐內把他燒。』

煉了七七四十九日。

打開爐蓋仔細瞧：

孫大聖往外就躍跳，

跳鑽鑽的喊聲高；

用手一指開言叫：

『李老頭子聽根苗！』

把老孫煉了四十九日。

銅頭鐵背煉成了！

火眼金睛全不怕，

你把老孫怎開消？』

衆位大仙無計可施，

西天我佛也來了。

用手一指把猴頭叫：

『膽大的毛猴逞英豪！』

有甚麼本領敢自現，

有甚麼道術說一說。」

大聖聽罷佛爺的話，

張牙舞爪把身搖：

「我老孫會使金箍棒，

七十二變全學會了；

我還會把跟頭打，

十萬八千里頃刻到。」

佛爺說：「你能打出十萬八千里，

打出我手心算你是高。

你若是打出手心去，

西天大教讓你掌着。

來來，你跳在我手心上。

仔細看你躍跳。」

猴兒真的打一個跟頭又一個

把他累的汗珠往下飄。

一打打到了天邊外，
有一座古廟在路旁。
有五杆旗杆廟前立，
五色旗儿把字描——
寫的是金木水火土。

「我老孫上去瞧一瞧！」
瞧完當中撒了一泡猴兒溺，
抽身就往回路逃。

無數跟頭往回打，
睜開猴眼細觀瞧。

佛爺乃把毛猴儿叫：

「你睜二目你仔細瞧，
任你打到天邊外，
無出我的手心高。」

大聖說：「我會見過一座廟，

有五個旗杆豎立着；

我還撒了一泡尿！」

佛爺說：「你聞聞我的手！」

大聖聞了一聞又臭又是澡，

一聞手他可這才告了饒。

佛爺說：「把你壓在五行山，

待唐僧取經放你逃。」

四 單刀赴會

魯肅設宴江邊上，

東吳名將數十員，

舉目留神擡頭看，

上水下來一隻船；

旗杆上邊飄『帥』字，

關公端坐甚威嚴；

五綰長髯飄額下，

單鳳眼上臥雙鬚；

頭戴綠盔巾一頂，

九曲紅纓罩上邊；

綠羅袍襯黃金鎧，

玲瓏寶帶束腰間；

殺人寶劍腰間掛，

戰靴一雙足下穿。
人人都說雲長勇，
鎮守荊州英名傳。
忽然又見一員將：
兩手捧刀在後邊；
圓氈大帽頭上頂，
軟甲一領身上穿；
腰束一根皮鞵帶，
殺人寶劍腰中懸。
膀大腰圓高一丈，
鬚鬚一撮眼圓翻；
手內捧定刀一口，
黑煞天神降臨凡。
魯肅看罷心中怯，
腹內躊躇犯思量：

「畫虎不成反類犬，
放虎容易捉虎難。」

魯肅江邊來侍立，

鑼鳴響亮灣了船；

吩咐攢跳搭扶手，

關公上坐在岸邊，

魯肅就把躬打下；

「請駕前來望海涵。」

關公聞聽微微笑：

「子敬不必分外謙。」

二人攜手往上走，

關公留神四下觀：

陳武潘章對面紮，

丁奉徐盛列兩邊，

韓當周泰大披掛，

程普黃蓋跼棚前。
明盔亮甲人數夥，
旗旛招展分外鮮；
各跼汎地安紮隊伍，
兵馬勝似九里山；
五彩彩棚高三丈，
紅氈鋪地花氈邊；
雕漆圍屏安背後，
大畫一張掛中間；
上寫『王母來慶壽，』
下畫『五岳去朝天。』
玉屏一裏孔雀尾，
水晶盤內金魚頑。
左邊掛的珊瑚樹，
右邊珍珠倒捲簾。

古董玩器書案擺，

金爐一內冒香煙。

人言江東多富麗，

真似衆仙一洞天。

魯肅再三來讓坐，

關公坐在客席前；

東吳衆將分左右，

黃文稱獻把茶端。

關公接盞離了坐，

程普上前把席安。

魯肅奉敬來讓酒，

關公飲酒盞子乾。

酒過三巡菜五味，

魯肅陪笑便開言：

「今日專請君侯駕，

諸事不恭要包涵；

蒙君待肅情義厚，

有句閒言不好談——」

關公聽說開口笑：

「你我相好何礙言。」

魯肅聽說開言道：

「真正君侯海量寬。」

——皇叔中原爭天下，

與曹大戰結下冤；

自從兵敗潘河後，

後來又敗在長板。

皇叔失計在夏口，

算來兵馬不滿千。

我與孔明定下計，

請駕孔明上江南，

說的我主發人馬，
公瑾提調掌兵權。
赤壁鏖兵一場戰，
曹兵大敗回中原；
傷兵折將東吳的，
費了糧草九千萬。
皇叔占了荊州府，
至到如今總不還；
君侯高明論天理，
皇叔理上太不端。
關公聽罷一席話，
腹內展轉好幾番：
「大夫說的俱是理，
我主禮上也週全。
今日既請我赴宴，

國家大事不必言。」

魯肅聞聽開口：

「信義二字要兩全。」

前番曾把荊州討，

皇叔已經有前言——

劉琦在日皇叔住，

劉琦不在即便還。

當面曾把文書立，

千金擔子魯肅擔。

皇叔此刻得了四川地，

君侯應可把荊州還！」

關公開口尊「子敬，

荊州大事重如山；

孔明臨行交與我，

祇叫關某掌兵權。

我主無有旨意下，

朝廷封江誰敢言？」

魯肅抱拳來拱手：

「君侯言語不必謙，

桃園結義恩情重，

白馬烏牛祭上天；

翼德卽公公劉備，

三人算來是一般。

別說一座荊州府，

十座連城也敢專。

今日無有荊州府，

我回江東見主難！」

說的老爺無言對，

周倉捧刀站席前；

大叫一聲「魯子敬，

你今錯用巧機關！
請我君侯來赴宴，
索討荊州萬萬難。
高祖提劍爭天下，
得了江山四百年；
傳留二十又四帝，
軟弱獻帝坐金鑾；
爲君不正羣雄起，
天下百姓總不安；
袁紹虎踞在內地，
袁術強霸在河南；
徐州坐了陶公復，
劉璋安居在西川。
孫堅河南爭玉笏，
瞞心昧已喪中原。

景隆原是漢朝後，
與你孫家不相干。

皇叔原是劉表弟，
弟承兄業禮當然。

你家常把荊州討，

俺助東風怎不還？

不看君侯我主面，

打下席來不容寬！

老爺聽罷心暗喜：

「不料周倉能助言。」

故意霎時神色變，

單鳳眼上皺雙蠶；

大喝周倉「無道理，

宴前你敢胡多言！

子敬與我甚相好，

幸虧大夫海量寬。
今日不把你來斬，
顯的關某教不嚴！
伸手亮出龍泉劍，
老爺離坐出席前；
故意仗劍使眼色，
魯肅前來左右攔。
周倉曉意往外跑，
江邊岸上伺候船。
紅旗一展三軍至，
荊州兵馬在岸邊。
魯肅再三來相勸：
『閒言不必攔心間。』
老爺就事心內喜，
故意揚聲作笑談；

手中仗劍拉子敬：

『煩駕送我到江邊。

棚內戰將數十位，

江邊三軍重如山；

子敬請我無惡意，

正人君子防不然。』

說着話兒出棚外，

不覺來到江岸邊，

撒手鬆了魯子敬，

老爺舉步上了船；

抱拳拱手來謝過：

『多望大夫你包涵。

關某日後荊州設下宴，

子敬千萬到那邊；

唇齒之邦要相好，

免叫曹操恥笑咱。」

老爺說罷忙吩咐：

「水手爾等快開船。」

順風打篷飄然去，

賸下魯肅老年殘。

魯肅江邊癡獸了，

東吳衆將把眼翻；

一憾衆將齊生氣，

程普黃蓋便開言：

「吩咐三軍整旗幟，

大江以上架戰船；

趕上定把荊州要，

不怕雲長他不還。」

無奈魯肅來點將，

猛然擡頭仔細觀：

馬良架船迎接到，

關平領兵在岸邊；

荊州兵馬無其數，

鋼刀劍戟賽兵山。

魯肅觀兵心內怯：

『不必與他去結冤。』

收兵點將急回轉，

沒精打彩見孫權。

五 劉伶醉仙

言一回混沌初分不記年，

杜康造酒萬古傳。

杜康正在門前站，

從南來了貪酒仙——

下馬躬身忙施禮，

杜康急速用禮還。

劉伶開言尊「兄長，

管我飲醉多少錢？」

杜康聞聽微笑：

「說出價來你莫還，

要你紋銀十兩整，

不醉三年不要錢！」

劉伶聞聽心歡喜：

「我要不醉不給錢。

走遍許多府州縣，

沒酒管過多半天；

飲過七朝並七夜，

飲過九缸十八壇；

他們那酒不中用，

今日這裏解解饞。」

手拉手兒往裏讓，

讓到客舍那裏邊。

忙把桌子搽個淨，

四個菜碟放面前；

燙了一壺遞過去，

劉伶一嘗酒非凡。

一壺薄酒沒飲了，

醉倒塵埃就地眠。

尊聲『兄台我醉了，
到家些些急送錢。』

杜康應允往外送，

劉伶急忙回家園。

進門就把『賢妻』叫：

『有幾句良言記心間——

杜康賣的好高酒，

醉的我堪堪染黃泉！

萬貫家財交與你，

好好看守小兒男。

死後不要別樣供，

酒菜擺上七八盤；

休要給我買錢紙，

酒幌就當引魂旛；

休要給我奠漿水，

好酒備上三五壘；
休要給我看墳地，
葬在酒池左右邊。
說着說着絕了氣，
合家大小都近前；
男女老少嚎啕痛，
祭奠殯葬尊主言。

劉家喪事不必表，
再把杜康明一番：
掀開帳本從頭看，
上寫劉伶欠酒錢；
自己屈指算了算，
不多不少正三年。
吩咐夥計將門看，
我與劉伶要酒錢。

急走如飛來的快，
來到劉家大門前；
上前就把門來叫，
劉氏開門問『何緣？』
『我與劉伶要酒帳，
至今三年該還錢。』
劉氏聞聽心好惱，
叫聲『酒家聽我言：
先夫自從吃你酒，
如今死了正三年；
你家酒裏加毒藥，
酒內必是有蒙汗！
藥酒毒死我夫主，
還敢前來要酒錢？
急忙快去寬恕你，

再說要錢去見官！」

杜康聞聽微微笑：

「大嫂不必發狂言——

你夫吃了我的酒，

抱出死尸也要錢！」

劉氏說：「你說此話當真敢？」

杜康說：「我要不敢枉爲男。」

劉氏說：「我領你去！」

杜康借了一張銃。

前行正走來的快，

來到劉伶墳墓前。

杜康刨開墳頭土，

露出劉伶木材棺——

杜康急忙掀開蓋，

叫聲「劉伶你聽言：

自從吃了我的酒，
至今三年該還錢。

起來罷，你起來罷，
不必與我再裝愁！

劉氏心中自盤算：

「當真與我開了棺！

祇許他掀不許蓋，
他要想走難上難。」

杜康上前擎一掌，

驚動上方一醉仙。

劉伶起來揉揉眼——

「原是杜兄來要錢！」

叫聲「賢妻將銀取，

這筆酒帳理應還。」

佳人一見心歡喜，

拉住丈夫回家園；

劉伶擺手不中用。

等候明年三月三，

二人駕雲騰空起！

手拉手兒上西天。

六 太公賣麪

石崇豪富范丹窮，

甘羅早發晚太公；

太公爺的運不濟，命受窮。

他要販豬羊，價昂貴，

又碰着殷紂王出告斷殺生。

萬般出在無力奈，

祇落到肩挑八股繩，

背着了巴斗賣白麪，

吆吆喝喝在街中。

早晨吆喝到過了午，

並無有一個把麪稱。

太公爺回頭家裏去，

無奈忽聽背後有人聲。

口稱『先生俺稱麪，

你把價錢明一明；

你今對我說個價，

咱是先明後不爭。』

太公聞聽微微笑：

『聽我對你說分明——

一斤祇賣六十四鋪，

大錢一兩高高的稱。』

媽媽聞聽微微笑，

笑嘻嘻的稱先生：

『我家孫孫光嘸氣，

剛纔抓破了窗櫺；

我祇買你一個錢的麪，

打點漿子糊窗櫺。』

太公聞聽這句話，

腹內展轉反調停：

『有心不賣一個錢的麪，

觀看貧婆甚是窮。』

——參白頭髮挽了攥，

插着一根黃銅簪；

身穿淺藍破夾襖，

上邊補丁襪補丁；

燈籠褲子漏着肉，

岔八鞋一雙足下登——

凍的婦人冷戰戰。

太公就把麪來稱；

回手稱了一兩麪，

那貧婆又把稱來爭。

正是二人爭着稱，

正東來了馬鑾鈴；

當時來了個黃飛虎，
教軍場裏檢驗兵；
一行催馬一行喊，
軍民人等傾耳聽；
喊叫吆喝快閃路，
冲撞馬頭罪不輕！
馬跑如飛顛過去
馬蹄攘着巴斗繩；
將巴斗攘在地，
流平白麪撒了個乾淨！
太公爺一見不怠慢，
毛腰手來捧；
平地狂風起，
刮了很三陣，
白麪刮了個淨打淨！

太公揚頭朝天長吁氣，

遇見烏鴉來出恭，

拉了太公一嘴屎！

你說惡盈不惡盈？

——灣腰拾起靛頭打，

太公手上咬着疼：

靛頭上面仔細看，

上邊原有一個蝎子虫！

太公祇得痛手拿靛樹上打。

樹上有窩黃馬蜂；

一打打到蜂窩上，

祇見馬蜂亂哄哄；

蜥的太公腫了臉，

真是時衰運不通！

無奈何往家走一步，

却又踏進泥水坑！

來到家中推門扇，

門上有個棗平丁；

丁子扎了太公的手；

手上不住冒鮮紅！

直到八十歲，

渭水河邊垂魚鉤，

遇見文王請太公；

太公上了龍車輦，

文王背拉黃絨繩；

拉了八百單八步，

驅車接到金鑾殿。

七 長 板 坡

龍虎苦相爭，

黎民塗炭慘痛深，

燈照黃沙天地暗，

塵迷星斗鬼哭呻！

忠義名標千古重，

壯哉生死一毛輕。

長坂坡前滴血汗，

使壞了將軍趙子龍。

那位劉玄德投奔江陵藏鋒養銳，

不提防在當陽路上遇見了追兵。

闖重圍，刀槍林內，君臣們失散：

踏荒郊，喊殺聲裏，世子飄零。

糜氏夫人，

懷抱阿斗，
身隨月色，
淚灑西風。
被劍傷，
從半夜昏絕在荒草地，
祇有那呼吸氣一絲未斷，
到了天明；
夫人死去重又蘇醒，
渺渺香軀冷似冰。
又聽得身傍秋蟲聲喚，
又覺知腿上劍傷陣陣疼。
慢睜杏眼，流螢兒亂舞；
挺酥胸，
才知阿斗在懷中。
落葉兒，

滿了渾身冰冷的露水；

渺茫茫，

殘星未散，

月影儿斜明。

夫人坐起，

香軀亂戰；

見寒煙壓地，

衰草橫空，

露濕翠袖香裙冷，

血染弓鞋透襪紅。

夫人伸手向懷中摸了摸公子，

祇見他絲紋不動，

鼻口儿無聲。

這夫人驚慌變色留神看，

原來是小阿斗——

自己已困乏，
自己睡濃。

夫人面對嬌兒說：「醒來罷！」

見阿斗，

小手兒輕舒，

他把眼慢睜；

瞧着夫人眉頭皺，

小咀兒這麼一撇，

小臉兒懷中亂拱撞。

夫人痛道：「我的心肝醒，

感覺你要吃乳嗎——

小肚兒空？

嘆祇嘆，

苦命的冤家換上餓；

也不知甘氏親娘，

何處去飄零？』

這夫人緊攬公子心慘切，

見阿斗，像炭滅一般聲也不啼。

霎時間，

輕煙薄霧天將曉，

樹梢山頂日已紅。

血水溝邊烏鴉亂叫，

死人堆內亂箭折弓。

破帳房，

鑼鼓旌旗丟滿地；

見幾匹，

無鞍鐙的戰馬，

亂跳嘶鳴。

這夫人，

眼望着，

沙場流痛淚——

「看光景，

難保皇叔，

他的死和生。

大略甘氏夫人廢了命，

也不見糜竺糜芳和簡雍。

三弟張飛無有音信；

莫非在亂軍中，

戰死了常山將軍趙子龍。

他們君臣倘若喪在曹賊手，

祇贖下，

一婦人，

無立錐之地；

——撫養孤兒祇怕是不能！——

想到此間無非死，

瞞了瞞懷中的阿斗淚盈盈。

「嘆他的父，

半世飄零惟此子，

一點骨血未成了。

我要全節來，

他必死；

到黃泉，

怎對劉門中的祖和宗。」

這夫人，

正在爲難低頭落淚；

又見曹兵草地行。

事急難顧傷痕重，

咬銀牙，

手扶着墳頭，

站起了身形。

見路旁，
一所民房被曹兵燒毀；
祇賸下，
半垛土牆隱住了身形。
抱孩兒，一步一暈的扎掙着走，
歎夫人，爲夫主成義，
強息着疼。
來止在，
黃土墳邊，
井臺上面；
見腳線，
血染蓬蒿紅！
傷痕疼痛，鑽心透骨；
喘吁吁，氣短難挨腹內空。
嘆姣身，

汗流滿面秋波閉；

低玉頸，

黃套墜落，雲鬢鬆。

恍惚惚，目中似有旌旗景；

咕嚕嚕，耳內光聞戰鼓鳴——

忽聽得一聲喊，

卻原來是常山將軍趙子龍！

祇見他，

身佩大光寶劍，銀槍帶血腥，

白亮銀甲被土蒙：

一點丹心救主闖出重門。

八 高蘭香還魂

錦州城西十里鋪，

有一位，女紅粧——

娘家娘高婆家姓王；

死了七天借尸還陽。

此女乳名叫蘭香，

兄妹三人父母在堂。

父親從號高爺伯，

買賣人，住行當。

公爹名叫王殿昌，

家中豪富有餘糧。

兩家戶對門相當，

才女貌配成雙。

丈夫王鳳祥，

學問好，天分強。

公公忠厚婆母善良，

一團和氣金玉滿堂。

父子有親夫婦順，

高氏女，最賢良。

隔壁有個梅萬昌，

娶妻刁氏女蘭香：

打四鄰，罵街坊；

指雞打狗罵夫郎；

登着鍋臺常打竈王；

打公罵婆神佛悉昭彰——

怒惱陰間五殿閻王。

森羅殿前發傳票，

叫二鬼，聽端詳：

「去拿作惡刁蘭香，

惡貫滿盈該他遭殃！』

二鬼領簽走慌忙，

遇見刁三去把墳上。

二鬼貪圖便易酒，

擔誤了，大勾當。

酒後乏困臥路旁，

來了野鬼行不良，

盜去簽票奔他鄉。

大鬼醒酒臉下黃，

不見鐵牌和路引，

也不知，丟失在那鄉。

忘了是拿李或拿張，

這可拿誰去頂缸？

小鬼說聲：『沒着忙，

忘了名姓有何妨，

咱倆按門去查訪，
我記住，名蘭香；
照着香字拏惡娘，
也好銷票把差搪。』
不言二鬼暗查訪，
再表高氏女蘭香。
懷胎六甲十個月，
要臨盆，臥在床。
六月十三那晚上，
腹中疼痛不安康；
婆母一見心着忙，
請來隔壁李二大娘。
上床一摸說『大喜，
八成是，小兒郎。
總得半夜別着忙，

吃袋煙來再作商量。』

高蘭香，忽覺一陣刀挖腸，

小兒落草栽下床；

疼痛難忍閉過氣，

他婆母，着了忙——

手提頭髮急叫『蘭香

快睜眼睛看看娘！』

二鬼聽說名蘭香，

拿出鎖鍊忙套上：

『拿你費了多少事，

跟着走，快出莊！

土地廟裏再商量，

候兩盤川去見閻王！』

二鬼錯拿女紅粧，

陽間死了女賢良；

公婆哭的如酒醉，
嘆壞了，王鳳祥。
五姑六姨淚汪汪，
哭壞了三婦二大娘！
居家落淚痛悲傷，
親友來到忙解勸：
「天氣炎熱不可放，
年輕人，算已亡，
走馬入殮理應當；
兩天送行三日發喪。」
死尸入土話兩分，
再表屈死鬼魂靈。
土地廟裏等盤費，
送行後，乃登程。
望鄉臺上看分明。

公婆丈夫淚盈盈；
高氏一見痛傷情，
心念公婆不往前行。

逼着前行來到惡狗莊，

惡狗攔路要把人傷；

張牙舞爪身上撲，

打狗餅，地下颺，

餓狗撲食閃路旁，

放過高氏女蘭香。

走過一莊又一屯，

惡鬼攔路要金銀；

攔住高氏不讓走，

買路錢，灑幾文，

窮鬼閃路把錢分——

這才混過惡狗屯。

混過此屯又來金雞山，

枒叉樹兒抓衣衫！

金雞鐵蛇來啄眼，

把五穀，灑一番；

金雞鐵蛇跳鑽鑽，

才闖過凶山鬼門關。

鬼門關裏兩盞燈，

一盞燈暗一盞燈明。

明燈照的陽間路，

昏燈照的酆都城。

祇順昏燈往前走，

陰陰慘慘路不明。

高氏留神把眼睜，

煞時一陣黑頭昏。

瞧不見日和月，

辨不清西與東。

高與低，分不明，

冷氣颼颼令人驚！

寒風透骨冷如冰，

森羅寶殿冷更凶；

油鍋銅鏟血染紅。

牛頭馬面兩旁立，

大小鬼，站西東；

呲牙瞪眼凶吶喊，

唬的高氏眼難睜。

五殿閻羅上邊坐，

青臉紅髮生的惡。

二鬼交差兩邊站，

高氏女，跪森羅，

戰戰兢兢把頭磕：

「閻羅開恩放我活！」

閻羅開聽哈哈笑：

「你在陽間竟作惡，

打公罵婆欺天罪，

剜你眼，把舌割。

牛頭馬面別愣着，

快把刁婦扔在油鍋！」

高氏叩頭尊閻羅，

「民女冤枉不明白：

奴是王門高氏女，

陽間沒有作過惡。

閻羅開恩細查明，

要拿刁氏不是我。」

閻羅開聽犯顛奪，

叫聲判官聽清白：

「生死簿上仔細看，
查一查，女姣娥，
或是該死是該活，
陽壽多大弄明白。」

判官聞聽閻羅說，
生死簿上細查翻：

「王門之婦高氏女，
吃長齋，信神佛，
順從丈夫敬公婆，
應該七十八歲見閻羅。」

閻羅又問王高氏：
「青春幾何，多大年紀？」

高氏回答「二十七，
我本是，屬虎的。」
閻羅聞聽死的屈——

陽壽還差五十一。

閻王一怒拍驚堂：

「二鬼生事理不當！

錯辦神差犯陰律，

貪圖了，多少賊？

私放梅門刁蘭香，

誤拿高氏來頂缸。」

二鬼叩頭把口開：

「閻羅開恩聽明白——

走在路上貪飲酒，

丟路引，失鐵牌；

因此將她錯拏來。

上神息怒把恩開……」

閻羅聞聽氣滿腮，

罵聲二鬼「太不該

每人重打二百板，
把他倆，枷起來，
押在地獄遊魂臺，
枷滿三月再放開。」

閻王復又出票批，
霎時要拿梅刁氏。

回言乃叫高蘭香，

「原是二鬼錯拿你」

另差二鬼將她送，

歸故里，還陽去。

高氏聞聽心裏喜：

「任憑閻羅你老安置。」

閻羅吩咐二鬼聽明白：

「送他還陽莫擔擱；

領他地獄看一看，

忠與孝，善與惡；
還陽好對世人說，
多行善事少作惡。』
高氏叩頭謝閻羅，
二鬼帶領下森羅。
進了地獄用目看：
衆鬼魂，受折磨，
一個個，難逃脫——
祇有死來那有活！

九 奪 酒 店

大宋天子坐帝邦，

朝綱不正動刀槍；

內出四黨外四寇，

混的天子不安康。

內四黨——楊鉞，蔡京與童貫

高裘在朝害忠良。

外四寇——河南方督造了反；

河北田虎動刀槍；

懷西府反的公子名王慶；

宋江聚衆在梁山。

四黨四寇且不表，

單表英雄武二郎：

武松景陽崗上打過虎，

陽穀縣裏把名揚。

陽古縣大爺看他是好漢，

親放都頭在班房。

衙門辦事屬他好，

出外辦事屬他強。

到後來武大郎搬家把他找，

武松與他哥嫂賃下房。

武松辦事出外去，

撇下哥嫂在家鄉。

有一天，潘金蓮裁衣交下西門慶，

迎了王婆作乾娘。

武大郎捉姦要拿西門慶，

西門慶把他一腳踢當陽；

踢傷了武大郎的陽條骨，

口吐鮮血倒在床。

他三人祇怕武松知道了，
毒藥藥死武大郎。

用火化了死尸首，
裝在棺材停在房。

到後來，武松回家知道了，
才把那潘氏金蓮開了膛；

酒樓上殺了西門慶，

王婆子也在刀下亡。

武松手提頭三個。

自己個人投了堂；

陽穀縣大爺看他是好漢，

問了個充軍法配孟州堂。

大爺臨行贈盤費，

隨公文，還有拜托書一張。

一路行程不用表，

指日來到孟州堂。

公差投文差門上，

門上的二爺接文進書房。

孟州施爺打開看，

內中還有書一張。

施老爺才把公文看一下，

又拆書信看其詳——

上寫「拜上多拜上，

陽穀縣拜上仁兄孟州堂；

自從會士分了手，

一別幾載未見尊光；

朝也思來日也想，

終日思念掛心腸；

字奉仁兄問安好，

還有拜托事一樁：

法配武松一罪犯，
叩求仁兄你照養。

武松心直性烈多忠厚，
力大無窮武藝強；

景陽崗上打過虎，
陽穀縣裏把名揚；

仁兄若有用他處，
真能捨命把你幫；

赴火投湯他敢去，
實意真心不改腸。

上寫照應多十行，
下有叮嚀字一行。

大爺看罷心暗想——
低下頭來自思量：

「我今定把公堂坐，

仔仔細細問其詳；
若是他禮當殺死人三個，
我定另眼有照養；
他若是賄買殺人不當命，
叫他死在孟州堂。」
主意一定開言道——
叫聲「書童聽細詳，
吩咐外邊把堂站，
老爺今日升早堂。」
書童聞聽不待慢，
來在宅門開了腔——
連叫「班房早時候，
老爺今日升早堂。」
把門的說「尊命。」
急急來在大堂上。

招呼聲『兵刑工與吏戶禮，

三班人役聽其詳，

快快分排把堂跔，

老爺今日升早堂。』

班房聞聽齊答應，

衣帽整齊跔兩旁。

祇聽裏面雲牌響，

來了施爺老忠良。

坐在堂上開言道：

『快帶犯人大堂！』

兩邊人役齊吶喊，

帶上好漢武二郎。

武松才把公堂上，

太爺留神看其詳：

祇見他勝大腰圓好大個。

幌幌躍躍氣意昂。
見他雙膝堂下跪，
倒比那跼着的多高一巴掌。
腦袋瓜子如柳斗，
又粗又大的光脖腔。
兩道眉如鐵綿樣，
兩隻怪眼有神光。
胳膊好似二架樑，
蒲扇似的兩巴掌。
手指頭，大的好像趕麩丈，
兩隻大腿似金剛。

大爺看罷連拍案，
叫聲「武松聽其詳：
怎麼殺了人三個？
實實從頭把話講。

若有一字言義假，
定動非刑皮受傷！』

武松一聽無好氣，

口稱『太爺聽端詳：

現有那元介公文在案下，

怎起怎落寫的好清良。

何必惡聲來問我，

怎做怎辦無瞞藏。』

石爺說：『公文言詞不憑信，

你快從頭說其詳。』

武松說：『再若叫我從頭講，

就死不能說短長。

不怕你搭子搯來板子打，

不怕那枷棍枷的腦袋上；

剝皮挖眼任憑你，

又 不 怕 刮 去 腦 袋 離 脖 上 ；
斧 剝 錘 顛 我 不 怕 一
祇 皺 起 眉 梢 看 不 上 。

石 爺 聞 聽 武 松 話 ；

不 由 怒 氣 滿 胸 膛 ；
才 要 吩 咐 把 刑 到 ；
又 想 起 陽 穀 縣 的 一 張 書 一

「 他 說 武 松 是 好 漢

也 會 打 虎 景 陽 崗 ；

力 大 無 窮 武 力 好 ；

心 直 作 事 不 隱 藏 ；

外 說 我 有 用 他 處 ；

真 能 捨 命 把 我 幫 。

這 就 是 無 事 想 起 有 事 話 ；
想 起 了 快 活 林 的 酒 店 房 ；

「前二年蔣忠奪了去，

祇今想起恨斷腸！

何不收留武好漢，

他與我，安平鎮上奪酒缸。

他若奪回快活店，

他有名來我有光；

他若死在安平鎮，

他也與我不礙妨。

有心刻下對他講，

又怕不順他心腸。

回思一想有有有，

且把武松押班房。」

主意一定叫人役：

「押下犯人我退堂。」

不說石爺把堂退。

且表二班和六房：
「平日大爺性子暴，
他家今日至綿揚，
犯人說的不是話，
不但不怒還退堂！」
不言大衆胡思想，
班房哥們開了腔——
叫道「朋友跟我走，
跟我去，到班房。」
武松爬起跟着走，
不多時班房不遠在眼旁。
武松邁步把房進，
瞧見頭役躺在床。
武松當過三班役，
那宗勾當他在行。

拱手問安把辛苦道，

那個人却眼一捏，嘴一撇——

自己混稱大尾狼；

武松一見心不悅，

一扭坐在炕簷上。

房役劉江心好惱，

叫聲『配犯不在行——』

誰與雜種搭的炕，

爲何自己不疑屁股髒？——

武二聞言無好氣；

『朋友此話禮不當！』

衙門本是國家立，

班房本是罪人房。

你現躺着沒我坐，

你這雜種不應當！——

頭役劉江生了氣，

照着武松一巴掌。

武二生來來眼力快，

他一打，他一閃，劉江仆倒在地。

鬧的劉江下不來，

爬起又是一巴掌。

惹的武二心好惱，

罵聲『雜種太張狂！

不與你利害你不怕，

二爺擺點你嘗嘗。』

單手抓住劉班長，

舉起班長撞過樑；

摔的劉江慌戰戰，

屎尿冒了一褲襠——

順着大腿流下去，

拉了武松嘴巴上，

武松一聽很言罵：

『王八羔子好惡讎，

我今把你活摔死！

叫你雜種見閻王。』

下面叫爺又罵娘，

連叫『祖宗饒了我，

情願叩頭把你央。』

武松聞聽哈哈笑：

『膿包雜種太平常。

二爺今日饒了你，

我看你過後怎稱大尾巴狼？』

說罷將他扔床上，

門上二爺走進房——

連叫『差人快帶案，

老爺立等在書房。」

公差答應說「知道！」

回頭來又尊「好漢聽端詳：

方才言語你聽見，

老爺有命去過堂。」

武松聞聽說「可以，

見見大爺礙何方？」

說罷一齊往外走，

登時來在外書房。

門上二爺回進去，

說道「帶來犯人在外廂。」

石爺聞言命他進，

好漢進房跪地上。

太爺上邊叫人役：

「不用待候各回房。」

單賸書童人一個，

在此聽命獻茶漿。

衆人聞聽各回避，

太爺上邊說其詳——

叫聲『武松你不曉，

聽我說到你心上：

陽穀縣尊我盟弟，

隨公文邊曾帶來書一張；

說你法配來到此，

拜托二字把你幫。

我有心當堂把你收留下，

又怕不遂你心腸；

你若說個不如意，

當着班房我無光。

今晚儘在書房內，

咱們二人作商量。

不管你從心如意不如意，

我一定收留住住在此房。」

石爺說罷離了坐，

拉起好漢武二郎。

武松本是直皮氣，

爲何受的這一長？

連說『太爺我罪甚，

跪着聽命禮應當。』

石爺回說『且落坐，

不用謙恭坐一旁。』

讓的武松落了坐，

書童過來獻茶漿。

飲茶完畢送回盞，

石爺開口叫『二郎，

我今有件心腹事，

話到唇邊口難張？」

武松說：「太爺有話且請講，

當面說來礙何方？

若有用着小人處，

不怕赴火與投湯！」

石爺說：「本是爲難一件事，

聽我對你說其詳：

我到有個不順子，

乳名叫做十一郎；

自幼懶把詩書念，

一心要習刀與槍；

陽穀縣說你武藝好，

也曾打虎景陽崗。

我有心找兒與你結拜下，

又怕不順你心上。

武松說：『我本犯罪……一罪犯，與公子結拜自不敢當……』

石爺說：『「不敢」二字是「如意」，小書童，叫你少爺進書房。』

書童答應不敢慢，

三堂請來十一郎；

爲甚麼公子來的這們快，
祇因是父子早把計妥當。

公子進房先下禮，

『爹爹叫兒何勾當？』

石爺說道：『兒不曉？——』

請進來了武二郎；

爲人正直武藝好，
爲父一見喜心上。

命你二人結一拜，
快快見禮認兄堂。」

石公子向前急忙先下禮，

口尊「仁兄可安康？」

武松一見忙還禮，

連連說道「不敢當。」

石爺吩咐搭香案，

小書童供上馬子點上香；

石公子他與武松跪一處，

各人盟誓對上蒼。

二郎說：「我名武松二十二，

乙未年生是屬羊。」

公子說：「我名石林二十正，

你兄我弟禮正當。」

二人叩罷平身起，

武松又向太爺跪；
再到二堂拜乾母，
拜罷一就回書房。

一夜晚景不用表，

從今住在孟州堂。

石爺從此多敬重，

終日間一同公子練刀槍。

不知不覺半年了，

這日五月在端陽。

石老爺父子定下反間計，

一心要扛武二郎。

因為扛的武松有了氣，

安平鎮他好去奪酒店房。

開口莫言後來話，

再說說石爺武松飲酒漿。

二郎喝到八分酒，
石林提瓶進書房；
故意失手落在地，
打了酒瓶灑酒漿。
石爺假意生了氣，
罵聲『石林小孽障！
東不成來西不就，
諸事全不掛心上！
連個酒瓶拿不往，
還學甚麼把使行？
叫你丟盡我的臉，
叫你丟盡祖上光。
為你花錢無眼，
為你拋盡錢與糧。
為你白管旁人飯，

爲你無語強開腔。

從今快離我眼下，

不用在莊做大尾巴狼！

自己各儿稱不錯，

不知旁人心窩攘……」

石爺還要往下冒，

武松一邊開了腔——

開言連把『爹爹』叫，

這話說的不順當；

當日結拜同如意，

非是武松我相強。

只今勾了就拉倒，

何必說黑與言黃？

到不如拔了香頭撒了罷！

我不饑你們做官好排場。」

武松越說越有氣

氣的順嘴拉了湯：

手拍桌子一聲響，

震的瓷盞傢伙掉地上。

站起身來望外走，

不乾不淨嘴咕嚕。

石爺一見暗歡喜：

「武松算是上了我的莊；

何不連拉帶着勸，

以外把他扛一扛？——

扛的武松起了火，

好去與我奪酒缸。」

石爺想罷忙拉住，

叫聲「我兒聽衷腸——

不必疑心生悶氣，

說起你也氣的行；
你的兄弟書不念，
一心要學把伎行；
師夫請了七八個，
又學杆子又學槍；
勾了又把買賣作，
安平鎮開了一座店房；
銀子化了七千二，
八月十四開了張；
衆位親朋送鋪號，
「快活林」三個大字掛中央。
自從那日開了市，
見天每日滿着堂。
開的無有八個月，
除了本錢還占光。

也不知怎麼得罪蔣大漢，

帶着徒弟搗店房。

很吃昏冒還不算，

硬在酒缸洗衣裳。

石林儘前把他勸，

蔣忠將他踩住按地上——

衆徒弟拳又打來腳又踢，

還有幾處刀子傷！

打了冒了還不算，

人家還要酒店房；

若說了半個「不」字，

就把石林開了膛。

你的兄弟無能力，

讓給人家酒店房。

吾兒若是不憑信——

石林，叫你哥哥驗驗傷。」

石林脫衣武松看，

——八拉口子成了瘡。

肩膀底下一道口，

扑唧扑唧冒紅漿。

武松一見生了氣，

連罵蔣忠他的娘。

「你今欺壓我盟弟，

如同欺我武二郎；

我今定把雜種找，

叫你雜種撞一撞。

把你雜種打一頓，

叩頭得把祖宗央；

先央祖宗我不讓，

還得給咱酒店房。

三聲不給快活店，

我把雜種開了膛！』

武松說着往外跑，

安平鎮上奪酒缸。

石爺上前又拉住，

拏話又激武二郎；

連叫『我兒休前去，

千萬莫惹禍災殃；

那蔣忠一人咱就惹不起，

他還有那八個徒儿武藝強——

大徒弟就叫長脖狗，

二徒弟就叫短脖羊，

三徒弟就叫海裏甩，

四徒弟就叫鐵甲缸，

五徒弟就叫攔路虎，

六徒弟就叫撞倒牆，
七徒弟就叫炸地礮，
八徒弟就叫很毒狼；
也有練的是鐵腿，
也有練的是鐵腦，
也有鑽房與越戶，
也有不怕刀和槍，
也有不怕金器打，
也有能赴火投湯；
我兒若到安平鎮，
十有九個見閻王！
石爺還要往下講，
氣壞好漢武二郎。
離地甩了七八甩，
袖子一甩走出堂。

一 行走着 一行罵，

連罵蔣忠祖宗娘——

『不怕你生鐵鑄的王八旦，

三拳打你冒火光！

不怕你橫長鼻子豎長眼，

一定奪回酒店房。』

說着到了安平鎮，

一趙大街十里長。

武松邁步走進去，

有一個四眼母狗太混帳——

一口咬住武松腿，

撕下褲子一尺長。

武二一見哈哈笑，

揚揚不睬開了腔：

『原來人言此處人，

也似這狗夜叉形。」

武松停步抄住腿，

扔過一層大瓦房——

有一個三九佳人閒走動，

駭的撲聲掉在地上；

佳人鬧個嘴接地，

胆戰心驚十分慌。

不說佳人心害怕，

再說好漢武二郎——

一走又掛驢子腿，

一蹄蹄在大腿上；

武二連把畜生罵，

「雜種也懂夜叉行！」

抄住驢子兩條腿，

扔過一層大瓦房——

有個老者七十五，
媳小生下一兒郎；
過了滿月一日半，
老小三口喜非常；
忽聽房上一聲響，
驢子扎拆當中梁——
掉在孩子腦袋上，
扎的小命見閻王！
老頭跑出房上看，
驢子也就掉下方。
老頭說：『說着我是絕戶氣，
驢子他也會上房！』
不說這裏正吵鬧，
再來表一表蔣大王。
清晨坐在櫃房內，

對着他兩個女人說短長——

蔣忠說是『作個夢，

夢頭夢尾不吉祥。

夢中來了一個虎，

一撲把我按當陽；

夢見我背一面鼓，

嘴裏唱的梆子腔；

夢見衆徒去打虎，

虎掌打倒衆兒郎；

夢你姊妹也打虎，

被虎咬的齊受傷；

醒來吓了一身汗，

聽聽鼓樓三更梆。

此夢未知凶與吉？

雜碎雜碎說短長，

這時走來大徒弟長脖狗，
尊聲「師父與師娘，
若叫徒儿圓此夢，
其中有點不吉祥；
猛虎一定是好漢，
一撲師父來尋殃；
夢見門徒去打虎，
叫虎打倒難逞強；
夢見師父把傷中，
定是鬧的落下邦。
這夢凶多吉必少，
不如今日不開張。」
蔣忠低頭不言語，
兩個老婆開了腔：
「徒兒不必說喪話，

甚麼吉祥不吉祥！

我們的買賣我們的本，

卻與旁人無礙妨。

我說開市就開市，

我說開張就開張。」

大徒弟聞言說「尊命」，

吩咐掛幌就開張。

快活林內開了市，

登時之間坐滿堂——

也有張三與李四，

也有周與鄭王；

也有毛包下三亂，

也有博雅讀書郎；

也有生意與買賣，

也有士農與工商。

上下桌椅全坐滿，
笑語喧嘩鬧滿堂。
那天到有已時候，
來了好漢武二郎。
站在門前祇一看，
祇見門前刀與槍；
八大門徒兩邊坐，
橫眉立目混稱狼。
武松一見揚不睬，
走進櫃房開了腔——
他倒說：『那裏請下二爺坐？——
不坐偏坐坐中央。』
蔣忠一見武松到，
自覺心中一陣慌。
見他好像一座塔，

胳膊大腿如柱梁。

聲音浪亮如牛吼，

好似打雷震上蒼。

「此人真相一隻虎，

得拿好話把他央。」

連說「客人且請坐，

叫他們尋個正坐礙何妨？」

武松說：「正坐我不別處去，

就在櫃房飲酒漿。」

蔣忠說：「更可以，

新見面，咱二人叙家常。」

武松說：「我要三桌上等菜，

六暈六素金絲湯。

好酒我要百十樣，

光喝乾的不加漿。

白吃白喝我饒你，
不應二爺不順腸。

蔣忠說：『莫說客爺吃一頓，
吃一百頓我承當。』

武松說：『光着嘴吃不憑信。』

蔣忠說：『就請客爺飲酒漿。』

蔣忠吩咐上席面，
吹口知意全排上。

蔣忠滿斟一盃酒，
遞與武松先嘗嘗；

武松接過平平味，
不苦不辣甜不香。

酒過三巡菜過五，

蔣忠問：『客爺姓字名諱住在那一
方？』

武松說：『祖基廣府清河縣，
要問我名，叫武松，排行是二郎。』

蔣忠聞言說『失敬，
見面饒我禮應當。』

武松聞聽心暗想——

「蔣忠他才真順當。」

細想來，定是要把我灌醉，
定有方法把我傷。」

武松偷眼四下看——

衆人有些不順腸；

也有那攢拳勒袖瞪着眼，
也有那伸手要動刀和槍。

偷眼蔣忠使眼色，
定有鬼計內裏藏。

「我武松再不找錯先下手。」

下手晚了落下邦。」

武松飲酒假裝醉，

脫下了衣裳按在清酒缸——

氣的衆人要動手，

蔣忠還拿好話央；

武松裝着喝醉把「蔣忠」叫，

「快叫你兩個老婆陪酒漿。

二爺我喝着花酒要一樂，

賞她二人兩巴掌。」

蔣忠實實忍不住，

罵聲「武松太猖狂，

爺爺好意敬待你，

不該說黑又道黃！」

吩咐衆人齊動手，

忽的上來徒兒一大幫。

兩個老婆也下手，
武松一見更不忙。
伸伸胳膊用上力，
掄開兩個大巴掌——
左邊打倒長脖狗，
右邊打倒短脖羊；
用腳踢倒海裏鬼，
一腿撞昏鐵甲缸；
用手掇昏攔路虎，
巴掌打壞很毒狼；
屁古撒死炸地礮，
一頭撞死撞倒牆。
蔣忠三口齊下手，
圍着好漢武二郎；
武松使個鷹展翅，

把他三口按當陽——

坐折蔣忠腿寧骨，

一腳踢瞎他二房，

大老婆連把『爺爺』叫。

蔣忠也央武二郎——

『今日央了三口命，

情願奉送酒店房。』

武松這才鬆了手，

三口叩頭把他央。

蔣忠從今回家去，

武松請來石正堂；

快活林內開門市，

從今石爺順心腸。

北京图书馆

北京俚曲第一集

〇二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532B

上海图书馆

